東方兵事紀略

宋司馬子魚之言曰明恥教戰以殺敵也夫曰明有可恥之事與雪恥之道播諸命令勒爲成書昭所以生其怒敵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氣故古者不以言敗爲恥而以不能雪恥爲恥左氏紀楚莊之業謂日討其國人而訓之而訓辭不詳意者必稱召陵城濮之辱以警其民而生其憤故能畢不罷勞民無怨讟至秦孟明三年拜賜之言吳夫差立人於庭之詔越句踐嘗膽卧薪之烈或昌言於衆庶或喻志於二三臣要其復仇雪恥之心其致一也蓋禍莫甚於諱敗而功莫大於知恥方我咸豐之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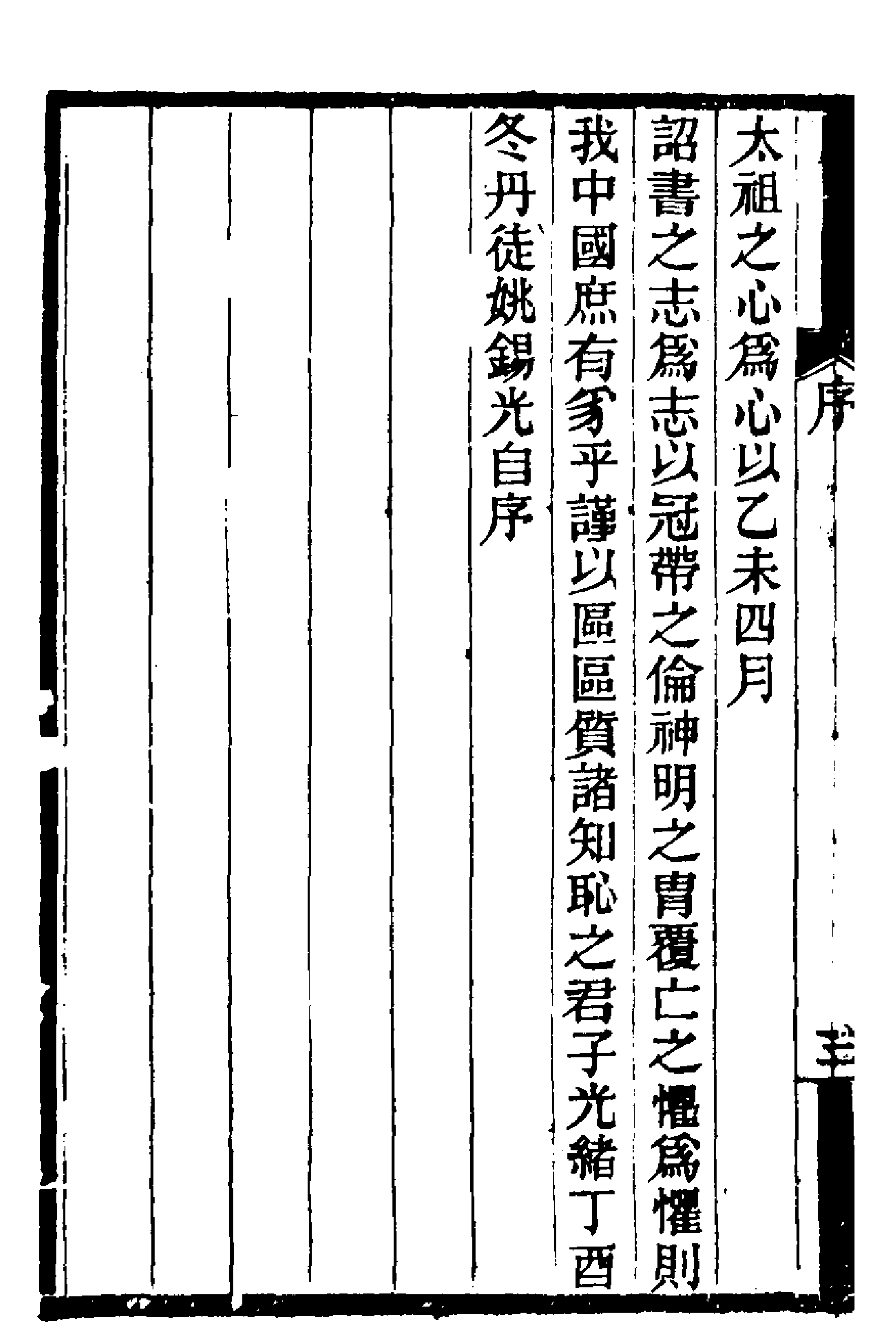
法之敗於普也其慘死憂辱之狀法人摹以油繪演以光鏡任國人縱觀且植木表通衢如償德金錢體積大書其上所以啟通國愧憤之心迄今其國人道之士夫涕洟婦孺切齒故甫蹶而即振遠徵上古則如彼近鑒泰西則若此而知古人小戎板屋之詩皆其士大夫憂患之心所積而致也甲午乙未之間中東一役我師屢挫致棄臺灣償巨款痛深創巨幾致露根此我中國
宗社安危之機且東方人類存亡之鍵也而我所以致敗之由與彼所以毒我之故搢紳之族或知之不詳何有民

庶通都大邑或言之無稽何論僻遠推原其故蓋在官文牘每以隱飾而掩其真私家記載又以囁嚅而喪其實甚或援尊親之義爲曲諱之文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今中東一役乃封疆之吏將帥之臣內無整軍經武之謀外無致命遂志之節遂貽憂
君父上累
廟謨乃致
天子憂勤
臨朝太息夫豈

至尊

至親有可諱之端而乃假此義以掩天下之耳目將以忘其敗者並忘其恥遂並其雪恥之志亦付諸淡忘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凡我士民同處此高天厚地之中何用是泄泄爲也錫光曾于役天津復佐山東戎幕自甲午夏迄乙未春往來遼碣南歷登萊於前敵勝負之數粗有見聞且凡公文軍電僚友私函及更番將吏被兵城邑內渡紳民口述戰狀彙錄成册積之盈篋茲本所見聞證其異同並參以中外人士紀載諸書釐而輯之首以釁始終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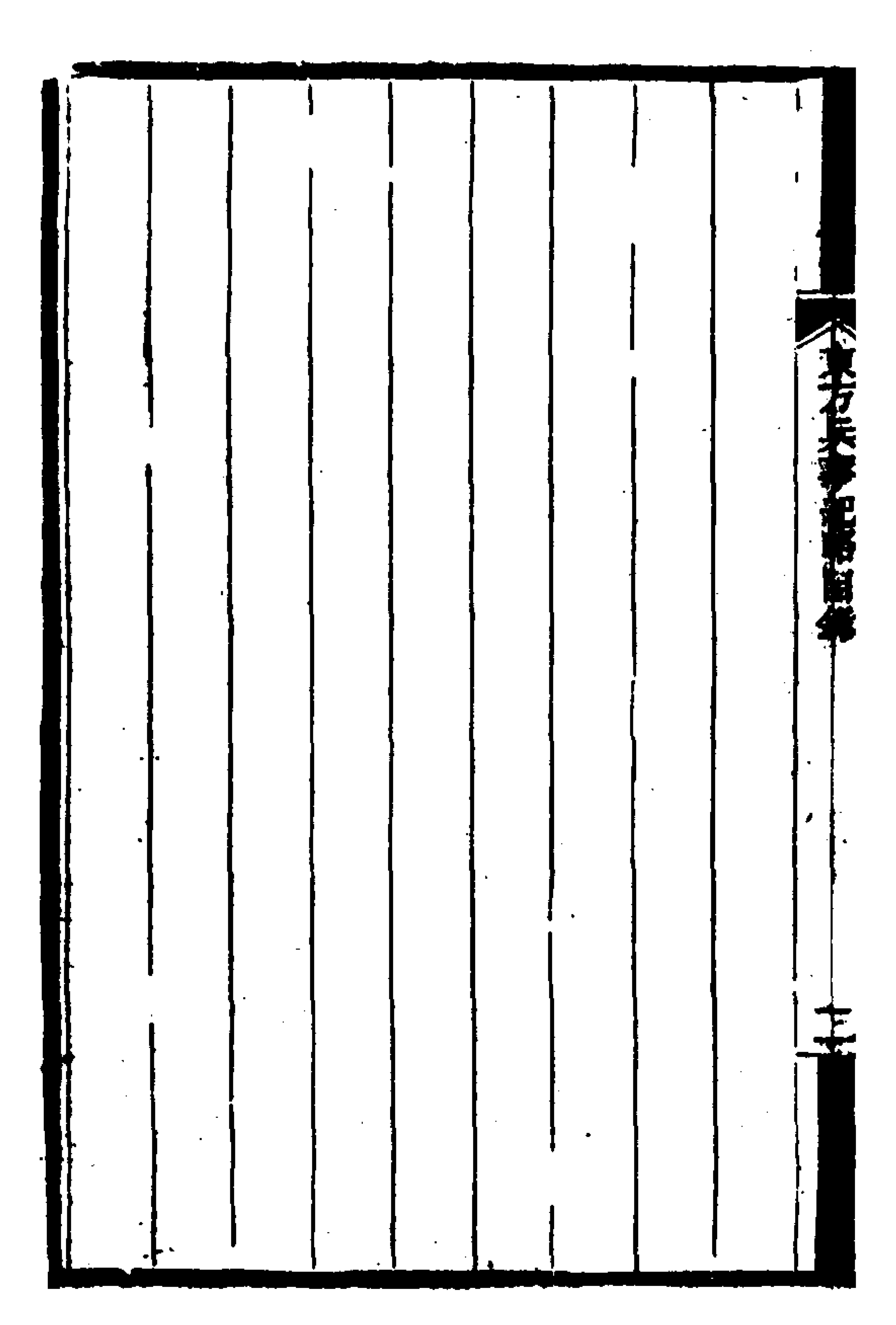
臺灣並證以表圖凡爲卷六爲篇十爲表一爲圖一名之曰東方兵事紀略以上追古人明恥之風並以當法人油繪木表之意曰兵事者言不成爲戰也嗚呼我
朝肇基大東混一區宇我
太祖以七大恨告天遂夷赫葉定遼瀋此聖人之心也惟不諱也
今上乙未四月十四日之
詔明諭我君臣上下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此中興之兆也在雪恥也凡我臣民其各以



太祖之心爲心以乙未四月
詔書之志爲志以冠帶之倫神明之冑覆亡之懼爲懼則
我中國庶有豸乎謹以區區質諸知恥之君子光緒丁酉
冬丹徒姚錫光自序

東方兵事紀略目錄

圖第十二 未刊



東方兵事紀略卷一

丹徒姚錫光

釁始篇第一

自中國艮維左轉斜伸入海是曰朝鮮而山川蟠薄鬱積不盡起伏洪濤巨浸閒東折而南播爲島嶼爲日本爲琉球爲臺灣皆環峙東瀛而日本爲大凡三大島其北之對馬島與朝鮮之釜山僅隔海峽西之長崎與我浙江之普陀相値南之薩摩大隅與琉球三十六島吞吐斷續渺彌相望實爲神州左臂臺灣亙古洪荒我　朝康熙時芟鄭

氏遂入版圖置郡縣設官吏如内地朝鮮琉球舊屬中夏前明以來朝鮮事中國尤謹　本朝龍興噢煦覆育列藩東土世爲外臣日本環海爲國如琉球臺灣風俗種族頗類中土自漢已通音問而以界越瀛海中國度外置之及唐宋閒乃有我商民浮海貿易至元世祖命忻都范文虎相繼東征爲用兵之始師卒無功而貿易亦絕至明復通而江浙山東沿海寇鈔之禍起於嘉靖閒歷數十年而後定然猶其奸民肆擾非出自國命也萬歷閒其關白豐臣秀吉大舉入朝鮮覆其八道值明季積弱極天下兵力不

能掃蕩會秀吉死罷兵朝鮮乃復我　朝定鼎燕京　王
師南下奠浙閩時鄭芝龍及唐魯二王疊往請援日本皆
卻之而我商船之東渡者日眾日本設奉行三員於長崎
領我諸商道咸以後中國海禁開泰西諸國立約互市市
埠布江海各口同治元年有日本官至上海因和蘭國領
事請貿易如西洋無約各小國例日本長崎奉行遣僚屬附和蘭船齎貨至上海
因和蘭領事謁上海道吳煦請曰向祇與和蘭通商自英
法諸國挾以兵威逼令立約利權爲西洋占盡無如力不
能制未能拒絕我官民等會商僉謂若自行販貨分赴各
國貿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勢今既到上海願仿照西洋無
約各小國例不敢請立和約惟求專來上
海一處貿易並設領事官照料完稅諸事　通商大臣薛撫

薛煥許之是爲日本通市之始三年復因英國領事巴夏禮請許其商民自赴我海關納稅七年英國領事復爲請照料其游歷過境官紳其商民亦自請入內地傳學術營商業驗護照聽行是爲日本交涉之漸然皆其霸府德川氏時事也蓋日本自大將軍秉政北條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相繼制國命號幕府稱霸朝垂六七百年德川氏頗能以文治平其國故二百年來海波不警者以此當我道光時美英俄諸國亦曡以兵船入其境劫盟霸府不能禦於是攘夷議起繼以尊王處士朋興諠譁雷動外藩乘

之迭起稱戈霸府之權遂替七年今日本國主嗣位改元明治十月其霸府德川慶喜歸政遂削藩侯制郡縣平內難改服飾制度一循西法稱維新而我東方遂自此多故矣九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遣其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齎其外務府書來天津謁大學士直督李鴻章通商大臣成林請通商立約成林鴻章上其書（書稱大日本外務卿清原宣嘉從四位外務卿大輔藤原）

宗則謹呈書　大清國總理外國事務衙門大憲臺下方今文化大開交際日甚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訂盟鄰近如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惟有商船往來未修鄰交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乎我邦維新之始即欲遣公使修盟約內國多故遷延至今深以爲憾茲謹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務權少丞花房義質

從七品文書權正鄭永甯等於貴國預商通信事宜以爲他日遣使脩約之地伏冀貴憲臺下款接各員取裁其所陳述謹白我總署許通商弗立約前光固請於鴻章成林總署乃允之十年四月其使臣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議約前光爲之副　上命鴻章爲全權大臣江蘇臬司應寶時津海關道陳欽爲幫辦議於天津初前光之來先呈約稿以兩國利益爲辭越一歲而宗城至則薈泰西諸約擇其尤專利者作載約要我而欲廢前稿前光致應寶時陳欽書曰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各國公使送行謂此去當與大清連盟結衡我大臣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當知其實今觀來稿大約與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際之道萬國祇可劃一不可輕重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今兩國均有西

各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僅有參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何面目歸國復命乎當今之計我兩國惟有內求自强外禦其侮誠能心照意援規條章程不若姑從西人痕迹無事更張不露聲色之爲愈也鴻章固卻之寶時欽覆以告曰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爲通兩國之好若以迹類連衡慮招西人之忌則伊達大臣不來更無痕迹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瞻循他人鰓鰓過慮況條規中亦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也兩國有來有往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者斷不能盡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嘗獨靳於日本今送去條規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即一一指開茅塞去歲送來約章均以兩國並論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辭薈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竟爾自相矛盾翻欲將前稿作爲廢紙則是未訂交先失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何以覆命乎

至七月乃定修好規條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而與西約異者實祗內地通商一事

章程內聲明不准運貨入內地不准入內地置買土貨前光等堅以異泰西爲辭鴻章面折以華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日本係以八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買易日本人豈應入中國內地買易此係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爲例前光語塞宗城歸日本意尚觖望宗城旋以事免官十一年五月前光復齎其外務卿副島種臣大輔寺島宗則書來天津求改約鴻章諷以寒盟前光慚而去十月祕魯國商船瑪利亞留士自澳門誘我民三百餘人爲傭載赴其國舟師虐使會遇颶入橫濱日本以公法截其行三百餘人得生還我國深謝焉十一月日本以其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力求改約　朝廷竟允之

十二年四月改約成互換於天津倭人遂益輕我蓋其自明治改政以來氣燄甚狡焉思逞而朝鮮琉球爲我屬國皆積弱不振朝鮮尤密邇倭久謀以通商爲名將以兵劫朝鮮尚忌憚中國蓄未發會有臺灣生番劫虐難民事遂決計稱兵臺灣以窺我強弱先是琉球船遇颶風於海上漂抵臺灣死於生番者五十四人明年同治十一年三月日本小田縣民四人亦漂至遇禍日本大譁至是種臣既成約天津遂入京呈國書隨各國使臣　覲見賀我　穆宗親政乃令其丞前光來總署言生番事遂問生熟番經界於

我我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答曰番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之聞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過問前光因大爭琉球爲日本版圖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臺番者何昶熙恂曰殺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番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前光曰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我卻將問罪島人爲盟好故使某先告昶熙恂曰生番固我化外民伐與不伐亦惟貴國所命貴國自裁之

前光歸報遂借端興師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三月日本置番地事務局於長崎以大藏卿大隈重信爲綜理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美國人李仙得爲參謀以戰船大功大有兩艘益租英美兩國船載陸兵三千六百人發品川會於長崎美國駐日公使芬堪謂日本曰貴國發兵入中國地彼必以爲寇邊貴國僱用我船舶人民彼必以我爲援應我與中國亦同盟應守中立公法凡屬美國所有悉願收還並令其駐廈門領事捕李仙得英公使亦以爲言日本內閣大阻令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先

後馳長崎止軍行西鄉從道不受命內閣亦聽之而解英美船還李仙得東京別以洋銀十六萬圓議購英美輪船各一曰社寮（可載兵五百）曰高砂（可載兵千）備運載其駐我廈門領事福島九成馳書我廈門道呈浙閩總督李鶴年稱假道至臺問罪生番（書稱去年副島大使以下既報貴國政府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聲教所暨則秋毫不敢侵犯疆埸彌邇願毋致驚擾）鶴年覆書略謂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番犯禁我自有處置何借日本兵力為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收庇之何可以怨報德請速收兵退我地勿啓二國釁五月二日日兵千六百人乘日進孟春三國三艘發長崎直赴臺灣泊社寮澳三日畢登熟番迎降而生番時出狙

擊斃其伍長北川某時熟番仇生番導日兵深入生番出
闕日兵發槍於叢莽中斃一人餘皆奔竄熟番告以佯走
有伏日兵不敢追遂移營龜山二十二日日兵自車城社
入山攻竹社鳳口石門諸社石門天險生番壘石力拒日
人繞道出其背殺生番三十餘人會從道乘高砂艦繼至
凡有兵三千人分三道進盡焚村落越溪四深入至牡丹
社生番伏灌莽間時出狙擊日兵大阻從道乃退守龜山
造都督府設病院修橋梁闢荒蕪將為屯田久駐計方鶴
年之得九成書也立以　聞而總署及北洋大臣亦先後

入　告於是我海疆戒嚴徵發號召絡繹於道　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　欽差督福建水師赴臺灣觀動靜令福建藩司潘霨臺灣道夏獻綸往就從道議六月初一日霨獻綸挈法員二乘兵輪七艘抵琅嶠灣明日登岸倭兵露刃夾道立霨獻綸抵車城客館就日營詰從道兵故反覆論辯持不下初六日仍就營申前議竟日不決初七日日出而會日昳無成說從道崛强不可理爭霨忿甚將拂袖起從道止之從容謂我國暴師海外糜財勞師爲貴國闢草萊鋤頑梗費用耗損豈可勝計霨曰若然則將爲日本

償軍費乃約以證佐及昏成議三則一中國償日本兵費

一中國嚴馭臺番令日本漂民無罹損害三立約後日本

兵盡撤出臺灣議定爵獻綸登輸去而償款之說起當從

道東渡前光亦以公使來京師與我總署議不諧勢將搆

兵日本即徵兵諸道商購鐵甲艦於英我則築礮臺於澎

湖諸島設海底電線於臺灣購毛瑟槍三萬枝於德國議

購鐵艦於丹國而歐美海客在兩國者諭彼我曲直強弱

日付新聞紙乘機鼓煽船艦兵械價三倍日兵踞龜山者

以暑雨疾病相望進退維谷我閩撫王凱泰將兵二

萬伍千將渡臺倭人聞之大懼以其內務卿大久保利通
爲全權大臣來議李仙得從焉七月抵京師至總署先辯
論番地所隸之經界尤齗齗兩月不決利通乃宣言歸國
肆要挾而陰屬英公使威妥瑪居間利通之來蹕賠款議
要償及三百萬圓軍機大臣文祥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
固爭之葆楨　奏稱倭備雖增倭情惝怯彼非不知難思
退而謠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儻入彼
彀中必得一步又進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
必貼耳而去於其稱兵既往之咎已足明　朝廷逾格
之恩儻妄肆要求願堅待定見力爲拒卻又貽書鴻章云
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
範圍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　總署不能堅持
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云云

卒以五十萬兩轉圜成議定約三條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爲保民義舉清國不指以爲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許給以撫恤銀十萬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四十萬兩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註銷作爲罷論至該處生番清國自宜設法妥爲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至受害九月十一日鈐印換約日本兵歸國行凱旋飲至禮戶懸國旗慶成功以張之且褒賞利通倭既得志臺灣而用兵朝鮮爲益亟矣光緒元年日本明治八年秋日本運揚兵輪突入朝鮮江華島燬礮臺燒永宗城殺朝鮮兵劫其軍械而去復以兵輪駐釜山要盟方副島種臣之來議約也曾乘間詰我總署朝鮮是否我屬國若屬國則

句我主朝鮮通商事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而內治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至是日本乃以兵脅朝鮮而遣其開拓使長官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副之赴朝議約二年日本明治九年春定約十二條大要謂朝鮮爲獨立自主王國禮儀交際皆與日本平等互派使臣並開元山仁川兩埠通商及日艦得測量朝鮮海岸諸事而朝鮮之禍實基於此是年我國始派翰林院侍講何如璋駐日本設諸埠領事官護商民三年日本明治十年朝鮮以天主教事與法國有違言請駐釜山日本領事官將意書稱我爲

上國（書中有上國禮部並聽上國指揮等語）日本大詰責朝鮮上其事我
朝總署致辯日本（略謂朝鮮久隸中國而政令均歸其自理其爲中國所屬天下皆知即其爲自主之國亦天下皆知日本豈得獨拒）五年（日本明治十二年）日本入琉球滅之夷爲
沖繩縣虜其王而還總署詰以滅我藩屬日人拒焉是時
我以伊犁故與俄羅斯久無成言勢洶洶日本假之長崎
泊兵輪將毒我久乃定是時諸國皆請通商朝鮮中國亦
諭以因勢利導勿固閉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春朝鮮始與美國
互市立約請涖盟鴻章　奏派道員馬建忠偕水師統領
提督丁汝昌率威遠揚威鎭海三艘會美國全權大臣薛

孚爾東渡朝鮮國王先以國書照會美統領伯理璽天德明其爲中國藩屬美使許之乃議約四月六日約成美使薛孚爾朝鮮議約官申櫶金宏集盟於濟物浦汝昌建忠監之十四日其陪臣李應俊齎美朝約文並致美國照會來華呈禮部並北洋大臣代奏未幾英使水師提督韋力士法駐津領事狄隆德使巴蘭德先後東來建忠介之皆如美例成約是役也日本亦令兵輪來詗約事其駐朝公使花房義質屢詰約稿朝鮮拒之不得已叩建忠建忠不即答而訂定約文及與西使詰議皆我主持日人滋不悅六

月朝鮮亂兵入王宮並焚日本使館日人有死者朝鮮國王李熙由支派入繼其本生父李昰應號大院君柄國頗拒外交及王年長親國事王妃閔氏族稱强宗大院君失柄常怏怏及朝鮮與各國立約互市且僱日本弁教練兵士昰應甚忿尤與閔氏相水火朝鮮財政窘竭八年夏屢月不給軍餉六月朔頒餉倉吏以陳腐給且短斛量軍士殺倉吏數人倉堂執致之法軍士大譁大院君乘機使殺執政入王宮將殺閔妃脅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殺練兵日本教師堀本禮造以下七人亂之作也高臣卽密告日本公使花房義質令速避禍義質得爲備及亂民往焚日使館日使得突圍走出其公使走回長崎時鴻章以憂去張樹聲署北洋大臣建忠以泄盟事成回華在滬樹聲電令會汝昌率威遠超勇揚威東渡觀變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島而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已

乘金剛艦先在時朝鮮臣民惶懼望我援兵甚建忠上書
樹聲請濟師略言宜乘迅雷之勢直入王京執逆首而我
東渡兵至少須六營當輔以兵輪運船疾發否恐亂黨蔓
延且聞日本兵船將大集漢江赴王京朝鮮必被禍如其
定亂有功則藩服寒心國威益損會汝昌亦乘威遠內渡
請師七月初三日日兵船先後來仁川者凡七艘陸兵屢
日登岸分駐濟物浦仁川其公使花房義質且率師入王
京朝人大恐初七日我兵輪威遠日新泰安鎮東拱北魚
貫至繼以南洋兵輪二凡七艘益樹聲得朝鮮亂耗即以

聞遂　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親慶軍三千人東援便宜行事以兵輪濟師是日登岸十二日我軍薄王京十三日長慶汝昌建忠往候昰應滅騶從示坦率昰應來報謁我軍已部署定遂執之先解輪船載以歸安置保定十一年釋歸而亂黨尚踞肘腋金允植齎朝王手書來營乞我軍速討十六日黎明我營官張光前吳兆有何乘鼇掩至城東枉尋里擒百五十餘人長慶自至泰利里捕二十餘人亂黨平日使花房義質之入王京要挾過當議不行義質惡聲去示決絕朝人乞建忠留之仁川至是以李裕元為全權大

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就義質議約宏集請於建忠建忠授之辭以往乃畀日鋒卒償金五十萬圓開揚華鎮市埠推廣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四方五十里一年後百里）宿兵王京凡立條目七隱忍成約自是長慶所部遂留鎮高麗是年秋給事中鄧承脩左都御史張佩綸請乘兵威伐日本責琉球事鴻章以海軍未備渡海遠征非計覆　奏不果行朝鮮自啓關納使國中新進稍通外交輕躁喜事號惟新黨目執政爲守舊黨相水火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惟新黨首金玉均洪英植濮泳孝徐光範徐載弼謀殺執政代之五人曾

游日本暱倭人至是倚爲援十月十七日延我商務總辦各國公使並朝鮮官飲於郵署𥇧英植時總郵政也是日駐朝日兵運槍礮彈藥入日使館及暮賓集惟日使竹添進一郎不至酒數行火起外垣徐亂黨入傷其國禁衛大將軍閔泳翊殺朝官數人於座諸國賓驚散夜半日本兵排門入景祐宮金玉均濮泳孝徐光範直入寢殿謬告朝王我國兵至遂矯王教速日使入衛十八日天明殺其輔國閔台鎬趙甯夏總管海防閔泳穆左營使李祖淵前營使韓圭稷後營使尹泰駿嚮午羣兇自署官英植右參政

玉均戶曹參判泳孝前後營使光範左右營使戴弼前營正領官遂議廢立英植欲幽王江華島進一郎欲幽諸日本之東京議未決而勤王兵起十九日其臣民顧長慶保衞長慶貢進一郎撤兵及暮不答朝鮮臣民固請我兵赴王宮平難甫及闕日兵於普通門發槍我軍疑王之在正宮也狐疑未格鬬而死傷已多乃驅兵進戰於宮門外玉均等皆出助戰王乘閒避至後北關廟値玉　流梟後我軍士覘知之告營官某遂以王歸我營斬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徇泳孝光範載弼奔日本而進一郎自焚使署走濟物浦

朝民彌仇日人長慶爲聚其官商妻孥衛之出王京朝王具疏籲保護鴻章　奏之　上命大臣吳大澂副以續昌赴朝鮮平其亂日本全權大臣井上馨亦至有兵艦六艘並渡陸軍登濟物浦以五事要高麗一修書謝罪一恤日本被害人十二萬圓三殺其大尉磯林兇手處以極刑四建日本新館朝鮮出二萬圓充費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鮮任建兵房高麗聽命以平日本終怨我兵之援王宮也憤朝王之弃我營也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春遣其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商務大臣西鄉從道來天津　朝命鴻章爲全權大臣副以吳大澂與議立約三條一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歸一朝鮮練兵兩國均可派員爲教習官

一將來兩國如有派兵至朝鮮事須互先行文知照我屯朝鮮兵遂罷歸方己卯間俄人以伊犁故有違言兵艦駛遼海英人亦東踞朝鮮之巨文島以泥俄人既而歸於我約我終護朝鮮不滋他族至是日本瞰朝鮮日急十二年秋我駐英法德俄大臣劉瑞芬議約英俄共護朝鮮將有成言函報總署瑞芬致鴻章書略謂朝鮮素稱恭順國家僅有此藩屬毘連我東三省關係甚重而該藩奸黨久懷二心欲鳩自甘已成難治之證中國能收其全國改爲行省最爲上策其次則邀同英美俄諸國共相保護不准他人侵佔寸土則朝鮮已可倖存不然恐釁生倉猝爲他人所攘奪後患更不可言曾以此意探美俄外部均樂從此已另函致總署當與師門接洽也總署韙之鴻章覆瑞芬電謂聯絡英俄保護朝鮮可稱老謀深算徹處已將此意轉達總署請示據覆稱

政府之意謂朝鮮爲我藩屬求鄰國保護不合體例失此機會殊爲可惜十五年（日本明治二十二年）秋朝鮮饑其咸鏡道觀察使趙秉式禁糶日人詬焉明年夏弛禁日人謂其元山埠米商（朝鮮元山產米穀日本商民多至其地販米）折本銀十四萬餘圓責償朝鮮朝鮮爲罷秉式官許償六萬圓日人鬨不已三易公使以爭償金十九年（日本明治二十六年）卒償十一萬圓事乃解是役也日本頗疑我駐朝道員袁世凱隱持之世凱以充長慶營務處東渡師旅世凱留朝遂充商務總辦護我商民朝鮮倚中國其執政亦善世凱日本忌之謂執政爲閔妃族也謂其爲守舊黨也而昵其新進

數人叛黨如金玉均輩且曲庇之以是怨益深甲申十月朝鮮之難玉均泳孝等挾貲逃日本而義士李逸植洪鍾宇分往刺之鍾宇佯交歡玉均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二月自日本偕乘日本西京丸商輪來游上海（鍾宇英植子痛其父煬於玉均等謀叛而誅欲報仇）並寓東和日本客邸二十二日鍾宇以手槍擊殺玉均中國捕鍾宇繫之以詰朝鮮朝人謂玉均叛黨鍾宇其官也請歸其獄自讞許之朝鮮超賞鍾宇五品官戮玉均屍而以鹽漬其首日本大譁乃爲玉均發喪假葬執紼者數百人會逸植亦刺泳孝於日本未中日人處逸植極

刑日朝如水火且怒我歸玉均屍四月朝鮮東學黨變起
東學者創始於朝人崔福成剌取儒家佛老諸說轉相衍
授起於慶尚道之慈仁縣蔓延忠清全羅諸道方我同治
四年朝鮮禁鋤天主教人並擒東學黨首崔姓殺之其黨
益熾光緒十九年徑赴王宮訟冤請湔雪以撫慰得解旋
擒治其渠數人遂益惶急思逞朝鮮賦重刑苛民多怨黨
人乘之二十年三月遂倡亂於全羅道之古阜縣朝王以
其臣洪啓勳為招討使假我平遠兵艦暨龍運船自仁川
渡兵八百人至長山浦登岸赴全州初戰甚利黨人逃入

白山朝兵蹈之中伏大敗喪其軍半賊由全羅犯忠清兩道兵皆潰遂陷全州會城檄子藥均爲所得據全州城以匡君救民爲名傳言卽日進公州洪州直擣王京朝鮮大震四月二十八日乞援我國鴻章 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兵三營東援屯牙山詳見援高篇 並告日本援朝師期循十一年約也 五月初三日我駐日公使汪鳳藻照會日本外務衙門公文略謂北洋大臣李電開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訂立和約載明嗣後朝鮮有事中國當發兵前往必先咨照日本一俟朝鮮平定隨卽撤兵等語今准朝鮮王電咨以全羅道暴徒東學黨作亂北犯全州敝國無能勦定誠恐蔓延愈廣仍厲上國之憂查光緒八年及十年敝國內地寇盜皆使天兵靖盜今仍請派雄師來下俾早廓清等語本大臣查朝鮮飛電請兵勢已

孔急我　朝廷宸衷字小之仁斷難膜視當即　奏奉上諭著直隸提督葉志超酌帶精兵馳赴朝鮮之忠清道速平禍亂以綏藩屬即寄寓朝鮮各國官商亦可有恃無恐葉志超擒獲渠魁解散脅從後仍著剋日班師等因欽此台行恭錄　上諭飛咨貴大臣並希查照中東和約備而文咨照日本外務大臣等因准此合即照會請煩查照

日本惎朝鮮爲我藩服覆書堅拒且遂告我出兵五月初四日日本外務省卿陸奥宗光覆鳳藻書略稱查照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訂和約貴國已發兵前往朝鮮備文照會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然朝鮮王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理合聲明照覆云同日其駐我京師使臣小村壽大郎照會我總署文云接奉廷寄謹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國與貴國訂立條約若欲派兵前赴朝鮮彼此須互相知照在案近來朝鮮內亂孔熾本國不得不派兵前往業已命將出師合即告知中國本署大臣奉此合即備文照會貴王大臣查照

自是與我日有違言而嫌怨爲益

深矣五月初六日總署覆書大郎公文略謂我朝以朝鮮王請救派兵前往此照撫綏藩服成例亂定之後立即班師貴國似可不必特發重兵且朝鮮王初未向貴國請兵故貴國之兵不必入其內地以我國兵鼓行而前如與貴國兵遇彼此言語不通軍律互異或恐別有意外請貴大臣電奏貴國朝廷以免別滋事端五月初九日壽大郎覆我總署文云接本國覆電內開本國歷來未認朝鮮爲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往一係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定之約一係照中日兩國在天津所定之約辦理來文所稱派兵之數本國自有權衡我兵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至謂或有意外之事一節本國軍律森嚴斷不礙及華兵惟望貴國統將亦共留意

自我兵泊牙山東學黨人聞之已棄全州遁朝兵收會城而日兵來不已五月初六日其公使大島圭介抵仁川率數百人趨王京是時日本兵艦六艘泊漢江口初九日其陸軍大至

朝鮮駭愕止之不可中國以朝亂既平約日本撤兵而日本要改朝鮮內政五月十四日日本外務省卿陸奧宗光致我駐日公使汪鳳藻公文略謂東學黨亂既定極應代整朝鮮內政擬兩國各簡大臣前往朝鮮稽查各弊同心整頓頻 奏請施行**中國以內政應歸其自主卻之**五月十九日汪鳳藻覆日本外務府文略謂奉京電朝鮮之亂今已平定本國既無庸纍師於外至內治作何整頓之處應任朝鮮王自爲之即我中國亦不願干預且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豈能預其內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成兵一節光緒十一年中東和約早已訂有專條今可不必再議准此咨覆**日本持益堅**五月十九日日本外務府照會我公使文略謂朝鮮王常蓄陰謀致釀禍變大爲敝國之害乃爲自主之力太薄不足膺重任是以代爲設法爲日愈遲爲禍愈烈今兩國退兵之先必須訂定規條辦理就緒方可班師是舉不但與天津約符合且合于理貴國若始終相拒斷不能冀敝國撤此之故自行

撤兵於是齟齬彌甚兵釁將啓六月十四日日本駐我公使小村壽大郎照會我總署文云本大臣與貴王大臣面談各事辱承惠誨即於是日電告敝外部頃接覆電朝鮮之亂在內治不修若中日兩國合力同心代為酌辦事莫有善於此者萬不料中國悉置不講但曰請我國退兵而已近來英國以至仁之道待我兩國特命駐紮北京東京使臣力勸彼此持平商辦但中國仍執須令日本退兵原議毫無合力整頓之意兩國若啓爭端實惟中國執其咎不為我國咎也卽錄原電照會請察核辦理蓋日本以朝王請援於我皆閔族所為惡其執政閔泳駿遂惡王妃並怨世凱因思假改革朝鮮內政去之收其國權故持之甚堅自五月中旬後日兵陸續渡朝凡八千餘人皆屯王京據要害我兵逍遙牙山世凱志超屢電請濟師不報求歸不許且

戒勿近王京擾日人鋒時各國使臣居間平日本於我或責其撤兵胥無成議鴻章不欲戰將以賠款息兵而日本索銀三百萬兩朝士大譁於是和戰無定計而日本已以兵刦朝鮮五月二十三日其駐高使臣大鳥圭介首責朝鮮獨立自主勿認爲我國藩屬六月一日圭介要以五事一舉能員二制國用三改律法四改兵制五興學校朝鮮爲設校正廳示聽命十四日朝鮮照會日使先撤兵徐議改政日本不許復責以謝絕爲我藩屬並同力襲我牙山兵朝鮮以久事中國不欲棄前盟對二十一日圭介率兵入撤王宮衛兵遂擄朝王

令大院君主國事以仇閔氏矯王令流閔泳駿閔炯植閔應植遠惡島凡朝臣不便日本者皆逐之政令無巨細皆入倭人筦鑰方六月中旬王京危逼我駐朝道員袁世凱回華中國始爲戰備將渡兵朝鮮租英船高陞以濟至是爲倭艦要擊沈於海牙山兵亦旋敗於成歡　朝旨始決計宣戰播告中外而敵燄炎炎遂不可遏嗌浸淫醞釀以啓戎心禍患之來非一日之積也爰臚顚末備著於篇

援朝篇第二

光緒甲午四月北洋大臣李鴻章大閱北洋海軍周歷大沽旅順大連灣威海衛膠州諸隘二十一日回天津方以我海軍之盛張皇入告二十八日朝鮮全羅道會城陷於賊請援電至詳見始篇 鴻章 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蘆榆防兵四營往援五月初三日士成率前鋒八百人發天津由海道東渡初六日抵朝鮮越二日志超率軍至合屯牙山縣牙山者值朝鮮王京西南一百五十里而仁川澳左腋沔江口也仁川澳爲王京門戶

羣島羅列與我山東之威山頭相値從澳左轉入漢江口卽達王京漢江口之南迤東爲仁川埠諸國商賈所萃自仁川南行稍西歷南陽循廣德而至牙山値沔口津曰白石浦乃仁川全澳之東南角地本偏陋時朝鮮亂黨在全羅我軍以戡亂援高故自仁川登岸卽趨駐牙山以就南道爲循公州高麗忠清道會城赴全州高麗全羅道會城軍行稍便不爭漢江門戶固不料日本之與我啟釁也方朝鮮之請援我朝也倭人聞之亦以兵北渡先令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大鳥圭介時適回國赴朝鮮五月初六日亦至仁川率倭兵四百

人入王京十二日倭隊大至陸續從仁川登岸徑赴王京約八千餘人（日本之第九旅團其司令官乃少將大島義昌也）是時朝鮮賊黨聞我兵至氣已懾初九日爲朝兵所敗會我軍出示招撫遂棄全州遁十一日朝鮮國王遣其陪臣李重夏來犒師明日倭兵已大至朝鮮君臣懼甚遂於十三日電止我牙山兵前進時鴻章議和於天津謀撤牙山兵（五月十四日鴻章致志超電云倭使欲頗脅已飭駐韓總辦袁道商酌撤兵擬先撤五分之四留兵四百駐仁川宜與袁道妥商辦理）而卒未果撤十七日駐朝總辦道員袁世凱電戒志超速請北洋撥海軍戰艦來仁川助聲威並添陸兵駐馬坡或可譬

服倭人志超電請北洋鴻章不報二十日我牙山兵擬以洋槍隊四百人入王京護我駐朝公署並以四百人紮水原爲接應世凱以倭議未成勿輕動止之時倭兵分駐力釐津龍山馬坡干酒計環王京而屯勢已張二十一日向晚復有倭人十餘名至牙山海口一帶測繪士成率親兵十餘人詗之倭登舢板飛棹去二十二日總兵夏青雲率兵三百名馬隊百名旱雷兵百名自天津抵牙山二十三日鴻章電令牙山兵往勦全州餘匪無庸顧王京於是志超留牙山二十四日士成拔隊往全州是日駐安州朝鮮

招討使洪啟勳遣使來犒師二十五日師次廣亭倭公使大鳥圭介來詰我軍撫賊示眞僞立索咨復蓋倭人時以扶朝自主爲名而我撫賊示有朝鮮爲我屬國諸語也二十六日士成抵公州志超以倭事急電令回牙山二十八日志超復電告士成倭事稍寬二十九日志超電令士成仍往全州勦賊而總兵程允和自王京至公州言總辦袁世凱屬士成撤兵回牙免倭藉口會同知史雲龍亦自全州探賊回言賊黨見我軍告示皆願投誠於是士成於六月初二日令允和代率隊先回牙山而自率數十騎往全

州初三日抵全州明日乃發銀錢一千八百餘圓救難民
九百餘戶有賊酋數人詣士成乞撫士成方治全州善後
志超電趣之馳還牙山時倭已踞王京强其變法强橫益
甚我軍孤寄牙山乃屢電請班師內渡以待和議不可得
十二日鴻章以和議難成遣江自康率仁字營來會師方
倭兵之初至也以衛商爲名未敢昌言與我爲難及踞王
京扼險阻布置已定且知牙山兵力之寡薄也乃決計尋
釁遂於漢江口徧下水雷而以兵塞王京諸門每中國人
出入必搜索我旅朝商民大駭爭內渡駐朝公署員役逃

散一空勢岌岌十七日袁世凱赴仁川登輪回華二十一日倭人以兵入王宮擄朝王盡易朝臣而以大院君主國事和議決裂二十三日鴻章電令牙山速備戰守先是鴻章 奏請以大同鎮總兵衛汝貴率盛軍十三營繼進而遲回不發至是 朝廷決意用兵乃復有四大軍赴援之命所謂毅軍（提督馬玉昆分統發自旅順）奉軍（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統發至奉天）及二盛軍也（一淮軍之盛軍大同鎮總兵衛汝貴統發自天津一奉天之盛軍副都統豐伸阿統發自奉天）於時兵形已兆海道慮不可行乃議盡由陸路自遼東分起前進渡鴨綠江入朝鮮兵機既鈍且道迂遠不即達我

牙山之兵孤露無援不得四大軍消息海濱一壓地勢平衍不可守而距牙山東北五十里成歡驛爲自王京南來大道且南逼公州於是士成請於志超往扼守遂率武毅副中營老前營及練軍右營於二十四日移駐成歡而英高陞商輪載我兵兩營並軍裝器械來援已先一日爲倭擊沈於海葢鴻章以議和不成始租輪載北塘防兵渡援以兵輪三艘翼之而東而倭人閒諜時在津賄我電報學生某得我師期遂爲所截我兵輪卽逃回威海於是倭人既擄我操江運船而逼我在高陞船之兩營兵降我將士

抵死拒倭遂以礮擊高陞船並以水雷沈之我兩營殲焉詳見海軍篇至是日牙山軍聞之知援絕而倭人大隊已逼振威去成歡四十里士成請援於志超二十五日營官江自康許兆貴率隊至成歡二十六日晨志超亦馳至士成言於志超曰頃海道已梗援軍難飛渡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勝宜速往據之幸而勝公爲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此間戰事當竭力防禦相機進止是日倭兵已逼素沙塲去成歡十餘里於是志超自率葉玉標一營往公州而士成率五營駐成歡成歡驛値平澤縣東北

左右皆山中通縱橫兩驛道（北走振威南通東達天安公州西通南達牙山東達稷山）前橫大河河之南北岸皆澤國池沼與水田相錯惟中通一線大道跨河爲橋刃安城渡爲北來隘道我軍諸壘分駐成歡東面山頂（西面山岡惟一壘）其西南最高山頂分駐礮隊遏大道倭兵來路時我軍駐地甚據形勝二十六日武備學生于光炘等（于光炘周憲章李國華辛得林）夜冒雨出探倭已分道來犯歸促士成速備戰並糾健士先往伏橋側守要隘且請士成速接應遂行而諸將莫利前進觀望不即行光炘等伏橋畔村落夜午倭前鋒至光炘等狙擊之頗有殺傷並

斃倭官數名倭兵駭却過橋多擠溺而覤我軍無繼其後隊且至復猛進光炘等扼橋守四刻許接應終不至光炘等四學生皆死焉倭人遂進二十七日黎明倭兵已踞成歡西北面山坡士成自督隊與相持甚猛而我軍左側之東北面山坡又突爲倭人搶踞以礮直擊我東面諸壘時我礮隊還擊竟莫能中敵勢不支遂敗葢是夜倭人自素沙場分兩道來犯一從大道來以綴我師而一繞道出東路以襲我側面我軍以全力自大道遏倭軍而不虞東道之倭自側面來犯也士成既敗東南趨公州就志超志超已棄公州乃

合軍北走仍恐與倭遇繞王京之東循清州鎭州忠州槐山興塘涉漢江經堤川原州橫川狠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至平壤與大軍合時值夏秋之交溽暑甚途行帀月始達（志超於七月二十一日至平壤士成率隊於七月二十八日至平壤）殘軍饑疫死者相屬志超方以成歡之戰殺敵過當並沿途疊敗倭兵鋪張電鴻章入　告且論功奏保員弁數百人獲

嘉奬並　賞軍士銀二萬兩未幾復拜總統諸軍之

命（聶士成時電請鴻章赴天津募兵八月初三日解兵去平壤）是時我軍駐朝境者爲蘆防六營（葉志超部並江自康夏青雲各一營在內）盛軍十三營（衞汝貴部）奉軍六

營（左寶貴部）奉天之盛軍六營（豐伸阿部）毅軍四營（馬玉昆部）共三十五營盡屯平壤平壤乃朝鮮舊京城垣壯闊南北縣亙十餘里凡六門南曰朱雀西南曰靜海（即大西門）西曰七星北曰元武東曰長慶東南曰大同長慶大同兩門直逼大同江元武門跨山爲城附城一山（緊逼元武門）曰牡丹臺爲全城命脈所在牡丹臺山外復有三山環抱迤邐而西內屏牡丹山而外扼往義州大道爲我平壤後路孔道城之東南達王京西南至大同江口東走元山浦地要而險最據形便方四大軍之入朝鮮境也朝民以王師至歡呼夾道爲時盛

署爭獻茶漿餉我軍士而軍士殘掠毀器皿攫財物役丁壯漁婦女汝責軍尤甚朝民大失望七月初二日抵平壤時我牙山軍已敗退倭人無南顧憂而猶屬聚王京遲回未發蓋新倭未集且其元山枝隊未東渡也我平壤軍不即直趨王京分道爭利又不擇險分屯互爲策應以絕覬覦而以二十九營萬四千餘人聚平壤置酒高會日督勇丁並朝民於城內外築壘環礮而守及志超至軍彌庸懦無布置識者憂之初八日有倭馬探兵一小隊至大同江南岸來窺我軍圍而殲之乃分哨隊渡大同江七月中旬

又有倭探兵過鳳山偵我兵在黃州即退去諸將遂以屢獲大捷　聞亦旋棄黃州還守平壤八月初三日盛軍（進軍之盛軍）夜出哨與毅軍遇互疑爲敵遂相轟擊歷一時許死傷頗衆由是堅壁不出者越七日及聞倭兵已自黃州北進乃大嚴諸軍作嬰城計城南附郭凡築壘五座大同門外（大同江東岸）凡築壘五座絡以浮橋以通東西兩岸之氣元武門外前後山頂四凡築壘五座（牡丹臺壘最堅）一元武門內附城山上築壘兩座（左寶貴駐營其上）而以礮壘分扼城內外四隅城內之東北隅西北隅各一礮壘城外西南隅東南隅各一礮壘而西南隅礮壘去城稍遠　及倭兵既

逼諸將分晝守界城之北面即元武門一面乃左寶貴所部奉軍豐伸阿之盛軍江自康之仁字兩營守之城之西面七星門一面乃葉志超所部蘆榆防軍守之城之南面迤西南隅朱雀門一面迤至七星門乃衛汝貴之盛軍守之城之東面大同江東岸乃馬玉昆之毅軍守之復以左寶貴部分統聶桂林策應東南兩面蓋以東南當敵衝尤我兵力注重也是時志超駐城中調度寶貴駐城北山頂守元武門諸將皆各以守界方位駐城外十三日倭人前鋒兵已抵大同江東岸蓋自中和大道從平壤東南之土器店來我軍欲入壘發槍

邀擊十四日倭大隊至十五日皆互放槍礮倭亦時前時卻十六日倭人分四枝此東路倭共一大枝分作四小枝非其全軍之數大枝也猛進一枝從東南自半角島渡江襲平壤城東南隅一枝繞東北渡江將襲東北隅其兩枝則猛撲我大同江東岸營壘時我大同江東岸前敵兩壘稍遠夾大道而峙後三壘背倚大同江面控大道與北岸礮壘相望稍北即浮橋是日天未明倭卽來撲先互放槍礮惜我礮準甚疏倭得競前薄我壘馬玉昆自督步隊截擊而倭人冒死進奮奪我前二壘復趨我後三壘玉昆肉薄血戰抵死相搏拒汝貴渡

江援之槍彈雨發隔江礮臺（即平壤城東南隅礮臺）亦發大礮轟擊倭人死傷山積仍不退鏖戰及四時許（自早六點鐘及午後兩點半鐘）倭人彈丸盡伏地無策始敗退去玉昆將追之忽聞元武門失守志超有諸軍速撤之令乃退蓋倭人之來攻平壤也多取遠勢分兵四大枝以包平壤一枝由王京西北出循開城金川瑞興鳳山黃州東北折歷中和而抵平壤東南此倭人由大道來之兵即馬玉昆禦之於大同江東岸者也（此其第九旅團並騎兵工兵礮兵名曰大島混成旅團其司令官乃少將大島義昌也）一枝亦由王京西北出至黃州遂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甑山以襲

平壤西南面此雜集第十旅團中之二十二聯隊十二聯隊及騎兵工兵礮兵乃其第三師團司令官中將野津道貫所率名曰大軍一枝由王京東北出至朔甯經新溪遂安祥原至江東縣渡大同江以襲平壤北面此其第十旅團中第十二聯隊之第一大隊及第九旅團中二十一聯隊之第二大隊並騎兵礮兵名曰朔甯枝隊其司令官乃少將立見尚文也一枝由其國來新兵自元山登岸西行歷文川陽德成川趨順安以截平壤西北大道我軍歸路者也此其第三師團中第五旅團之第十八聯隊並騎兵礮兵工兵其司令官則大佐佐藤鍊大郎也分道倭軍皆期十六日會平壤而我大軍在平壤者方壘守城垣附郭而屯惟知大道倭兵即中和一路之來而莫虞倭自西北分道議我後

也方十二日警報迭至馬玉昆旣踰江備敵寶貴亦遣軍探敵出元武門迆而東北行八十里至大同江上游倭自朔甯來者已趨至將渡江寶貴所部三營（其營官爲金姓徐姓楊姓失其名後皆死於平壤）列陣以拒槍礮互擊日兵之在隔江山上者復以礮猛擊我軍時距我軍尙五六里而志超以前路急以羽箭趨三營回平壤倭兵遂渡折而西南向平壤十四日堅伏不動我軍亦斂入壘是日倭自元山登岸新兵亦北至順安我軍西北赴義州歸途已斷而我諸將方憂大同江東岸來犯之倭（即馬玉昆所拒倭兵）尙未顧及後路十五日北面

倭兵兩枝一自朔甯來一自元山登岸來復進踞城北山頂數坐寶貴自出爭之不能勝乃入城以礮仰攻倭仍堅伏諸將始慮後路將絕是夕志超將冒圍北歸寶貴不從寶貴慮志超遁去以親兵守之而自扼元武門山頂十六日遲明城北倭兵分兩道來撲時我元武門外營壘分兩重內重兩壘牡丹山爲內一相屬外以三壘環之敵之來攻也寶貴自至城上指揮我軍力禦之倭人死傷無數仍猛進辰刻竟破我外層東壘而我外層之中一壘猶固守未幾倭人移一大礮至相近山巔逼我轟擊於是中壘不守而外層之西一壘內層之西

一壘皆相繼潰城北倭兵乃萃於牡丹臺牡丹臺據全城形勝我軍以全力持之而倭人礮隊繼至專注我牡丹臺壘排轟其步隊乘勢蟻附上遂陷寶貴知勢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黃馬褂頂帶登城指揮遂連中礮受傷墮地猶能言下城始殞部將死者數人我軍奪氣倭卒十餘人潛奔城下以繩梯猱升而我守軍竟不覺倭既登守軍驚散倭卒十餘人遂踰城入徑奔元武門斲死我守門兵開門以納倭兵志超乃徧於城上插白旗乞緩兵城中擾攘甚是時我馬玉昆方與東路倭兵（自中和大道來之倭兵）相持於大同江

東竟擊退倭人獲大捷其西路倭兵卽自黃州渡江而西從江西甑山來平壤之倭兵一枝於十六日晨至城外西南隅與衛汝貴遇汝貴邀之相持至午刻倭不得逞亦退去而聞北路大挫元武門已失守未幾志超撤兵速退令亦至於是玉昆汝貴乃撤隊志超之插白旗也有倭官來議志超乞歸路倭人不允而兵亦未入城其城北之兵仍屯牡丹山上扼我之吭是夜志超率諸將弁兵棄平壤北走倭人要於山隘槍礮排轟我潰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彈故團集愈緊死亡愈眾其受傷未殊之卒縱橫偃臥求死不得哀號之聲慘不可聞

加以人馬騰藉相蹂死者至二千餘人擄於倭者亦數百人而將領死者蓋鮮平壤軍儲甚厚凡有大小礮四十尊快礮幷毛瑟槍萬數十桿將弁私財軍士糧餉凡有金幣十二箱內共金甎六十七塊金碇六十一碇金沙十四箱大小三十包皆將領私財而軍士糧餉除糧食以外尚存餉銀約及十萬兩軍資器具公文密電盡委之而去是時朝鮮君臣民庶制於倭人兵力望我軍提音有若望歲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時密輸倭人消息於我日盼我軍進趨漢城而我諸將一蹶不振自是朝藩遂絕倭焰益張駸駸有內犯之志已

東方兵事紀略卷二

丹徒

奉東篇第三

我軍之駐平壤　朝廷憂諸將懸入無繼　命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五營自旅順（先已有毅軍四營由分統馬玉昆率至平壤）　提督劉盛休以銘軍十二營自大連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十二營自黑龍江皆赴東邊九連城為諸軍後繼師未集我駐朝諸軍已敗績於平壤（詳見援朝篇）　逃亡將士皆迸安州安州南去平壤百八十里北倚清州江南則羣山環繞

為平壤北第一巨鎮城垣高大足資守禦且為倭人北犯孔道過安州西北百六十里至定州亦稱險要是時我軍尚及萬數千眾倭人踞平壤越兼旬始進苟我將領籌料軍實為死守計倭人豈得長驅渡江躪我邊圉乃諸軍自平壤北潰過安州定州皆棄不守聶士成時遇盛軍馬隊分統衛本先於安州知平壤失利遂與本先議守安州會葉志超等先後馳至即請出令收散隊扼安州深溝固壘以待倭至志超不聽〇聶士成先於八月初三日離平壤將回津募兵十二日以北洋電令折回故平壤敗時士成不在軍而遇本先於安州奔五百餘里八月二十二日先後渡鴨綠江入邊止焉

中國與朝鮮界鴨綠江江以北我之九連城江南朝之義

州隔水相望實爲中朝孔道　上奪葉志超職以宋慶總統諸軍時我軍駐鴨綠江北者爲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所部鎮邊等軍十二營總統宋慶所部毅軍九營聶士成所部蘆榆防軍四營呂本先孫顯寅等所部盛軍十八營此即衛汝貴舊部汝貴逮問以呂本先孫顯寅會統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江自康所部淮軍虎勇五營聶鳳鳴等所部奉軍各營豐伸阿聶桂林等所部盛軍此奉天之盛軍練軍十二營新舊約及七十餘營兵力甚厚自依克唐阿一軍以外諸軍皆宋慶節制宋慶武人能戰無調度非大將材且諸將驟稟節度多不悅

故諸軍畢集仍散漫無紀於時我軍皆斂屯江北倭人遂平行至義州去我軍渡江時已一月我將帥仍蹈平壤覆轍罔及時布置遂縱倭人飛渡邊圉虔劉敵焰遂不可遏矣時我軍以九連城爲扼要九連城南倚鴨綠東枕靉河渡河而東有山如蹲虎號虎山爲九連城險塞再東至安平河口踰安平河而東爲蘇甸再東爲長甸其九連城以西爲安東縣再西則大東溝爲鴨綠江口再東則大沽山是時宋慶駐中路九連城以聶士成率所部蘆榆防軍四營守虎山銘軍等營守江岸東路則依克唐阿所部分守

安平河口長甸各隘西路則豐伸阿聶桂林等分守安東大東溝大沽山諸城邑是爲我東邊鴨綠江之防九月二十二日倭人第一羣兵倭人自朝鮮境北犯渡鴨綠江入我奉天邊境者自名曰第一軍蓋以其從花園港登岸犯金旅之軍爲第二軍也畢集於義州作欲渡狀我諸軍嚴防中路九連城江面而倭人乃潛襲上下游將以全力萃於中路爲批吭擣虛計我諸將竟不察二十六日倭人枝隊其將乃大佐佐藤彌太郎出東路鴨綠上游從我安平河口對岸朝鮮水口鎮徒涉而渡初祇二三十名擎槍探水徐渡守口依軍見之舉槍遙擊礮臺亦放礮一二出適倭兵回擊一排槍

依兵遂紛擾逃潰礮壘守兵亦委而走於是倭隊數百畢渡而依軍誤入一山溝內無出路復南旋搶出山溝倭人攔山口截擊死者百餘人依克唐阿乃東北奔寬甸（是日倭人之第二羣兵亦襲登鼻子窩東之花園港）倭人枝隊既渡東路上游其義州大隊從中路義州稍東與虎山相直對岸乘夜鳧水測量當靉河口有沙淤屯積於江中壅小渚二倭人遂藉渚架橋從南岸越兩小渚至北岸跨架浮橋三座終夜而成而我軍竟不覺二十七日侵曉倭人先列礮隊南岸隔江擊我護其軍渡橋於是倭兵渡者數千人礮隊繼進我守岸及

守礮臺銘軍先潰諸軍從之惟聶士成所部尙保虎山不去倭縱軍環攻士成兵單勢不支戰一時許亦退渡靉河而西倭遂踞虎山宋慶遣軍來爭倭已畢渡遏我乃還軍渡靉河多擠溺其踣於虎山側者相枕藉於是我靉河東各壘皆爲倭據宋慶恇懼北走退保鳳凰城二十八日倭人遂入居九連城倭之未渡也別遣枝隊其司令官爲少佐奧山氏循鴨綠江而西屯麻田浦朝鮮境安東對岸以礮隔江擊我安東諸壘至是九連城倭兵亦分枝東下豐伸阿聶桂林不虞倭兵夾江下亦棄安東奔岫巖州倭人遂入安東於是東起

安平河口西至安東值鴨綠江口沿鴨綠江境皆為倭有宋慶所部諸軍既潰而北依克唐阿一軍潰而東奔寬甸縣豐伸阿聶桂林所部潰而西奔岫巖州而倭人益狡焉思逞已鳳凰城為盛京東南孔道城垣高整我東邊道駐焉時從宋慶奔鳳凰城者為聶士成所部之蘆榆防軍呂本元孫顯寅所部之盛軍江自康所部之淮軍仁字營耿鳳鳴所部之奉軍劉盛休所部之銘軍並宋慶本部毅軍雖經敗潰而兵力尚厚乃宋慶以鳳凰城不可守請退扼大高嶺即摩天嶺以守遼陽州東道入告遂令聶士成等守大高

嶺之石佛寺呂本元孫顯寅等守連山關甜水站諸處十月初一日棄鳳凰城走初二日倭人遂入鳳凰城初四日詔宋慶回援旅順慶乃率所部並銘軍而西其戰事在金復海蓋間（詳見遼東篇）而大高嶺之防遂專統於聶士成（詳見後幅）先是倭奪我安平河口依克唐阿奔寬甸倭人遂東陷蘇甸長甸折而北趨初六日寬甸詗倭人來攻依軍分統倭恆額列隊城南爲一字陣以待依克唐阿乘間出西門遁去於是寬甸諸軍及蒲石河口守營從鳳北潰倭人遂入寬甸是時倭人第二軍兵已薄金州（初九初十兩日倭人第二軍兵連陷

金州大連灣而東邊倭人復圖犯岫巖（此倭人由東邊西上之兵從抵海城）蓋自安東之陷倭人枝隊（其司令官乃第五師團之第五旅團少將大迫尙敏）於十月初八日西犯大東溝至大沽山大沽山者爲東邊西路要口商賈所萃日兵屯之十日乃與鳳凰城之倭圖分兩枝夾攻岫巖一枝從鳳凰城出（其司令官爲少佐三原重雄）從何家堡西北行至高家店折而西經老爺廟至黃花甸折而南經領溝黃嵛子興隆溝以攻岫巖之北一枝卽駐大沽山之倭（其司令官卽大迫尙敏）經土城子關家堡門子嶺洪家堡子以攻岫巖之南會豐伸阿聶桂林自安東逃至尙有步兵十營馬隊

三營乃分兵北扼黃岺子以禦自鳳凰城南來之倭南扼土門子洪家堡子以禦自大沽山北來之倭黃岺子地甚險峻我軍時有馬步五營居高臨下敵難仰攻岫巖北面之防頗足自固二十日鳳城倭已抵黃岺子山下踰日分兩道來攻其前鋒數十人越山奮登後隊繼之竟奪我黃岺子山頂我軍棄險走遽退保興隆溝而我分駐岫巖南面之軍亦爲大沽山倭兵所逼卽退走洪家堡子復爲倭踞豐伸阿等見南北兩路倭兵之逼也遂棄岫巖宵奔析木城二十二日倭入岫巖自是凡東邊道所轄全境幾盡

爲倭據於是東邊倭兵分爲兩大枝一以鳳凰城爲老巢日與我大高嶺防兵崎嶇角戰（詳見後幅）一謀從安東岫巖西犯析木城海城蓋自渡鴨綠江赴我奉天省城分兩大道皆以遼陽州爲孔道一由鳳凰城踰大高嶺達遼陽而至省城是爲正道（即東道）一由安東歷岫巖經海城出遼陽之西城而至省城是爲西道倭人由鳳凰城前進旣扼於我大高嶺防兵（詳見後幅）東道絕遂改計將出西道且是時倭之第二羣兵已陷我金州大連灣進逼旅順（旅順於十月二十五日失守詳見金旅篇）東邊倭酋將分兵而西以與其第二羣兵會且將出

遼陽之西以斷我大高嶺後路遂分兵西行以其據安東之一大枝其統將爲中將桂大郎移岫巖於十一月十四日全隊分道西犯是時宋慶回援旅順之師屯蓋平屢擣金州不得進詳見金旅篇而豐伸阿聶桂林收合殘卒尚十餘營駐析木城於是倭人先以兵一枝赴蓋平至牽馬河子以張聲勢其司令官乃中佐佐籐彌太郎綴宋慶軍使不得東乃分兵兩枝以撲析木城一枝由大道來其中將桂大郎自統一枝由旁道進其司令官爲少將大迫尚敏十五日我軍於二道溝白草灣溝諸處禦自大道來倭兵屢戰皆敗而由旁道來之倭我軍分兵以禦同日敗

退豐伸阿聶桂林夜奔海城十六日倭人入析木城十七日倭人踵至海城我軍於城東之蕎麥山城西之晾甲山稍稍扼守甫交綏復委海城而去倭入海城於是遼西大警營口牛莊皆戒嚴而自榆關出錦州以赴奉天之路將即斷絕警報日達樞府後此諸帥復屢敗於海城遼東之禍遂不可弭矣詳見遼東篇其留鳳凰諸城之倭一大枝其統將爲中將野津道貫其部兵爲第五師團而其駐鳳凰城之將則少將立見尚文也自十月初旬方與我持於連山關草河口之間蓋是時我東路軍亦分兩大枝一爲聶士成駐大高嶺之軍直鳳凰城西北一爲依克

唐阿之軍直鳳凰城東北依克唐阿自蒹寬甸北去由毅陽邊門繞出鳳凰城東分屯賽馬集草河城十七日有倭兵一小隊其司令官爲大尉足立武敏自靉陽邊門逴至賽馬集覘我虛實據我營西小山坡放槍震曜形勢我騎兵乘之倭駭遁猶沿途抗拒我騎兵追至馬鹿甸子斬其隊長中尉柳原楠次倭始越嶺遁其東窺賽馬集也同時有一枝隊其司令官少佐今田唯一亦自鳳凰城出西犯我連山關經雪裏店金家河樊家臺二道房身通遠堡至草河口迆而北十五日其騎兵已抵連山關連山關祗一村落居民四十餘戸而地

勢甚險蓋大高嶺山脈分兩枝東南行左右拱抱至連山關環繞三面惟中通一綫大道爲大高嶺前敵重地時呂本元孫顯寅率盛軍駐守而倭人騎兵甫至卽奪關口大隊繼至本元顯寅遽退倭人遂於是日陷連山關引軍直趨大高嶺聶士成扼隘路以巨礮當其衝張旗幟叢林間鳴鼓角爲疑兵時出截殺而露宿以守倭不得逞乃撤回連山關倭人以西路既阻於大高嶺而其東路復有賽馬集之敗恐我依軍將塞草河口以截其連山關歸路也乃益增兵連山關其將改派中佐富岡三造二十四日移向草河口我依

軍屯草河城者[illegible]相持一時許會日暮罷戰二十七日倭人乃棄連山關迸兵草河口以截我西路聶軍東路依軍相通之路二十九日聶士成乃收復連山關遂懸軍抵分水嶺以搿倭人之背依軍亦分兩路西攻於是倭人前後受敵幾不支惜草河口孔道隔於倭兵我東西兩軍不及要約是日依軍猛戰斬其中尉齋籐正起倭眾多死會日暮聶軍先退及夜大雪依軍亦退是役也倭人未得志於草河口乃至鳳城乞援十二月初三日守酋立見尚文以大隊來援分犯賽馬集草河口時我軍自賽馬集屯紮

南至崔家房山頂初四日敵分兩道來先搶占崔家房山頂我軍扼北面大山隔水相望放槍互擊相持三時許會日暮我軍倚山自固而倭後隊繼至已繞至山後將截我後路我軍乃乘夜全軍撤退北行倚溪湖自固倭人與我東路依軍戰於草河口崔家房也我西路大高嶺之軍既收復連山關初九日提督聶士成（時士成已擢直隸提督）復奪回分水嶺令夏青雲率馬隊駐焉而令耿鳳鳴率奉軍紮連山關呂本元孫顯寅統盛軍紮甜水站江自康率仁字營紮老虎嶺沈增甲聶鵬程兩營紮齊家威倭人懼其草河口

大隊牽綴於依軍而鳳城老巢空虛且慮士成之議其後也亦於是日棄草河口旋鳳城倭旣棄草河口我東路依軍西路聶軍聲勢乃聯絡依克唐阿遣軍自通遠堡會士成軍合勢南進而別從靉陽邊門繞道趨鳳凰城立見尚文亦分其大隊爲二半以守鳳城而自率餘眾北行以禦我自通遠堡南下之師十三日依克唐阿並士成部將夏青雲等大戰於通遠堡迤南之金家河河行山峽中峽寬才數丈不足容大軍倭與我爭左右山岡午後倭大隊繼至我軍奮鬬戰三時頗有斬獲我軍傷亡亦眾依克唐阿

回屯草河口夏青雲等還守分水嶺而倭衆仍徘徊金家河通遠堡間不去是役也依克唐阿本謀三路進師乃出靉陽邊門兩路之兵至十六日始抵鳳凰城東北一面山之東距金家河之戰已閱二日使鳳城守倭得爲之備（時諳守鳳城爲其大佐友安治延）是日我兩路兵各與倭隊遇爲我兵擊退十七日我師踰一面山前鋒逼靉河而軍時已逼近鳳城而我前鋒不戒備且罔偵探倭人乘夜潛渡靉河來襲從上風縱火而以槍隊環擊我軍方酣眠多死傷踉蹌大跳倭兵從之十八日黎明我軍大戰於一面山南槍礮互擊

而倭兵作散隊冒死前進正相持間復有一大隊倭兵自我左腋橫出我後路馬隊先退而我礮隊礮四尊復爲倭奪去於是我左翼兵大潰時右翼兵據一山坡最得地可俯擊倭人死傷甚衆乃左翼既潰倭人萃於我右翼將截斷後路右翼亦不支遂相繼越一面山退過長嶺子三家子十九日退至衙嶺復遇倭隊蓋倭酋立見尙文時在金家河未歸聞我軍入戳陽門擣鳳城乃分金家河倭兵狙伏衙嶺以截我歸路我軍自一面山之退歸途亂次行猝中伏頗有喪失馬隊統領侍衞永山死焉時安東之倭已

西犯陷海城（詳見前幅）遼陽西路危逼　詔依克唐阿援遼陽固陪都門戶十二月初旬依克唐阿遂拔隊赴遼陽州西路（自是依克唐阿遂去東邊）會吉林將軍長順四川提督宋慶與海城之倭阻兵相持而倭人亦以全力爭之東邊之倭遂陸續赴海城以是鳳城倭人斂兵分踞薛里站康家堡一帶作守局伏不動聶士成以戰事起祇聞敵來未聞我往故敵得前進無忌電請於諸帥謂願親率精銳千人直出敵後往來游擊截餽道焚積聚多方擾之令彼首尾兼顧然後以大軍蹙之倭可克也諸帥止之不果行十五日依克唐

阿長順宋慶約合兵攻海城因電約各路同時大舉分倭勢十六日士成自率馬步千餘人過通遠堡大甸子金家河逼雪裏站以圖牽制而盛軍呂本元孫顯寅奉軍耿鳳鳴仁字營江自康亦各出隊助士成倭伏不出十九日我嶺防伏兵擊斃倭先鋒騎隊數名倭遁去士成自率數十騎往覘之倭仍伏不出二十一日鳳凰城倭以大隊來爭鬬士成偵知之因於三更率隊越山而東伏孔家屯以待敵隊至疑畏不前而留屯西不去二十七日士成偵敵將至以兵散伏陡嶺子長嶺子一帶令曰聞山巔號聲悉吹

洋號應之即燃槍迭擊蛇行鼠伏時聚時散使敵莫測我軍虛實此奇兵也二十九日倭隊果來犯號聲槍聲同時並發倭大駭竄退自相蹂躪中槍多死傷乃遁去三十日士成策倭必來撲令夏青雲率隊伏土門嶺以待乙未正月元旦天微明倭果以馬步五百餘人來襲夏青雲突起奮擊槍斃倭酋一名倭返奔向雪裏站去自是益堅伏鳳城不出矣於時遼東金復海蓋已盡爲倭據山東之威海亦熸於倭海軍危若累卵而依克唐阿長順宋慶吳大澂所部諸軍屢敗於海城我以重兵塞山海關屬至錦州詳見

遼東篇 畿疆危逼 朝廷乃以江蘇臬司陳湜率所部湘軍
二十營代士成守大高嶺 命士成入關衛畿輔十八日
士成率隊西上道遼陽州入關自是大高嶺之防遂統於
陳湜矣自依克唐阿聶士成相繼西上鳳城畱倭益寡於
是鳳城以北益鮮戰事初東邊道故駐鳳城自九連城鳳
凰城相繼陷沒新授東邊道張錫鑾統定邊軍屯通化縣
募新汰舊得七營以天津武備學生縣丞商德正爲總教習至是軍氣頗振適
奉天省城運槍械亦至僅毛瑟槍八百五十枝以分配中後兩營及靖邊營其原有之七生特半新砲四尊以配後營於是錫鑾進駐寬甸北二十五里之大川頭

督諸營前進令營官周廷順率奉軍新後營後改定邊後營爲中路營官林長青率靖邊右營後改定邊左營爲東路營官岳元福率新中營後改前營爲西路皆期於葡萄架嶺會師寬甸北約四十五里分路前進二月初二日嚮午林長青一營行至大荒子溝偵有西來倭兵約三百餘人由雙山子急行而東相距約十餘里長青嚴陣以待錫鑾亦令周廷順一營馳蒲石河扼西面援倭岳元福一營則由小道繞至寬甸城西十八里岡埋伏遏城中守倭使不得出長青知後路有備乃率三百人直進遇倭於寬甸西南之一撮毛長青戒軍人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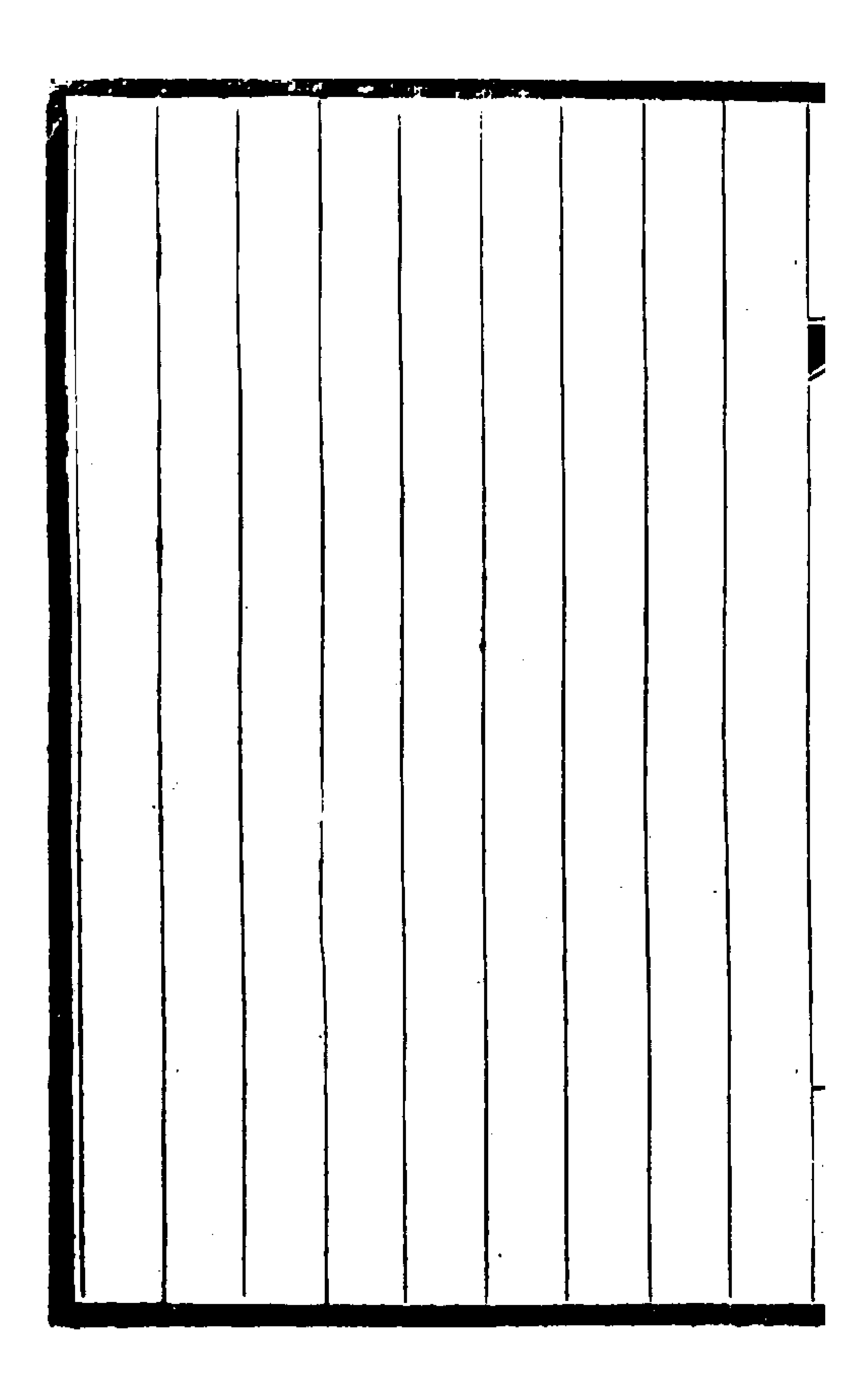
與倭相距百步始得發槍子出如雨倭不支乃東潰時我鄉團已扼東路倭復反奔入寬甸南門乃合城倭出西門將繞襲我軍後路而岳元福大隊已至迎頭奮擊生擒倭酋廣曹田吉倭兵死傷甚眾乃大潰向磐兒岺逃是日我軍復寬甸縣城長甸踞倭聞之亦棄城遁初五日遂復長甸商德正請於錫鑾乘我軍之銳西上急攻錫鑾不許初九日果探知倭人已棄香爐溝退至金廠矣倭之踞寬甸長甸香爐溝三處固相犄角我既連復寬甸長甸其香爐溝之倭勢不能支乃移輜重屯土門嶺長岡乞援於九連

鳳凰兩城援倭久不至故棄香爐溝去是時錫鑾調馬步各營陸續至遂令鄭寶廷率定邊左營駐寶和長酒店營官李步彩率奉軍左營馬隊後撤駐老豆樹並分哨靉陽邊門以防鳳城踞倭竄入靉陽邊門擾我軍後路令營官趙得祥率定邊右營駐葡萄架嶺林長青率靖邊右營後改左營駐望寶石以斷鳳城來援之路兼爲前敵聲援布署稍固十三日令岳元福率其中營由紅銅溝入香爐溝以進攻金廠周廷順率其新後營自大安平直擣長岡分途前進十五日黎明岳元福冒雪進至紅銅溝南倭分兩路來撲

一由金廠車道嶺出紅銅溝掌直撲我軍一由紅銅溝岔繞出我軍之後約倭兵千餘人元福分隊迎擊歷辰及巳鏖戰兩時倭少卻而陡嶺子二道溝兩處團勇與倭戰均失利倭遂由紅銅溝西繞出一股夾攻元福軍且於山頂設礮瞰擊前哨哨官王維選哨長權福廷皆中礮殞我軍傷亡數十名元福見入重地遂撤隊且戰且退至紅銅溝會左哨哨官劉開動率隊伏山岡下俟倭逼近突放排槍倭死甚眾始遁去是日周廷順一營亦於辰刻前進距長岡不遠突遇伏倭二百餘人自西山坡側出橫截連放排

槍我兵傷亡十餘名倭遂下山猛撲我軍乃繞南河坎蛇行而前自民房後牆搶上倭原佔之西山倭乃折回復搶山岡我軍以快槍擡槍奮擊斃倭三十餘名倭氣阻乃糾長岡倭傾巢來爭民團至合擊復斃倭多名始退回長岡會日暮廷順恐其乘我遂紮西山坡持至三更始斂兵下山自是日之戰倭人知我軍仍必進攻且慮其懸靉河東無援應也十八日夜棄金廠潛渡靉河退回九連城自是寬甸境內肅清倭人阻河爲守靉水以東無倭人蹤跡時倭兵大半西赴海城東邊踞倭寡而九連城鳳城安東義

民頗覘倭人動靜赴告我軍高麗義州亦有請兵願內應者兵機甚利苟我有勁旅自寬甸乘銳埽盪收復沿鴨綠江諸城壁以截斷朝鮮與我遼東相通之路則遼東之倭必將返顧惜錫鑾兵勢旣單軍械復乏之而兵團以勝而爭不相能且弔死問傷卹賞又不時至士氣復阻而九連鳳城遂淪于倭不可復克迄和局大定直至十月閒我東邊諸城始與遼東各縣邑同交還云



金旅篇第四

八月鴨綠江口外之戰我海軍喪失過當不復能軍（詳見海軍篇）遼海海權盡畀諸敵倭人覘我海軍之靡也乃於廣島集其第二羣兵將以兵輪護至鼻子窩（金州東）登岸以襲我旅順旅順者我北洋重鎮與山東之威海相望為畿疆門戶先是光緒六年冬首築旅順黃金山礮臺為旅防經始十一年中法和議成造大船隖於旅順口內為海軍分泊修理之所有海軍提督署在焉其地自金州斜伸入海形如卷心荷葉臥波金州角則荷蒂也從金州向西南愈趨

愈狹至南關嶺而極中寬不過六里有若荷莖爲旅順後路要隘踰南關嶺而西南則地勢漸張亙西南而東北作三角形山海依倚磴道回旋乃天然形勝踰南關嶺又西南行二十五里曰雙臺溝亦入旅孔道再西南行三十餘里至水師營以上爲南關嶺至旅順口西道卽倭兵入旅順來路東大道則偏東北沿海岸行水師營迤西曰椅子山礮臺此旅順口後路礮臺之一山之東南曰大操場自大操場折而東南行而元寶房藥庫而白玉山而旅順市而船隖循船隖石隄直南行至黃金山海岸礮臺是爲旅順口東岸若自大操場折而南行稍西至大醫藥房

再南至洋沱凹爲旅順口西西北海岸循洋沱凹海岸南行而西至老鐵山自老鐵山角折而東轉卽饅頭山諸礮臺是爲旅順口西西岸蓋旅順口門最狹（寬僅九丈由船隖石隄橫量至老虎尾礮臺徑十一丈七尺）形如撲滿而水深二丈以外內澳約周十四里可容鐵甲兵輪澳之東岸建大船隖爲海軍根本澳之西岸有一沙舌斜伸自南而北插入澳內將澳分爲內外兩塘澳之南岸卽白玉山適與口門相值口門兩岸建立礮臺口西（俗稱海西）曰威遠礮臺有十五生特口徑礮二（皆長三十五倍口徑前砥柱海岸礮）口東（俗稱海東）曰黃金山礮臺有二十四生特口徑

輕礮二長二十五倍口徑二十四生特口徑重礮一長二十五倍口徑皆前砥柱海岸礮十二生特口徑闊城礮四以上皆德國克鹿卜礮滬局仿造格林礮四亦十五生特口徑田雞礮四亦克鹿卜礮在黃金山山下東南之小嶺片作一臺兩臺夾口而峙有如鎖鑰威遠礮臺之西迆南曰蠻子營礮臺有十五生特口徑礮四長三十五倍口徑前砥柱海岸礮再西迆南曰饅頭山礮臺此口西最當衝海岸礮臺有二十四生特口徑輕礮二長二十五倍口徑二十四生特口徑重礮一長同上十二生特口徑重礮二長二十五倍口徑再西迆北曰城頭山礮臺有十二生特口徑礮二長二十五倍口徑以上皆克鹿卜礮○德國水師礮四而威

遠礮臺之北循沙舌行至盡頭處曰老虎尾礮臺有德國二十一生特口徑老礮二長二十二倍口徑是爲口西海岸礮臺黃金山礮臺之東曰摸珠礁礮臺有二十生特口徑礮二長二十五倍口徑十五生特口徑礮二長二十五倍口徑○以上皆克鹿卜前砥柱海岸礮德國八生特水師礮四再東曰老蠣嘴礮臺有二十四生特口徑礮二長二十五倍口徑又二十四生特口徑礮二長三十倍口徑再東曰老蠣嘴後臺有十二生特口徑礮二長三十五倍口徑○以上皆克鹿卜中砥柱海岸礮是爲口東海岸礮臺東西礮臺凡九座經始於光緒庚辰成於丙戌丙戌以後仍歲增礮位及甲午兵

事起復於口西威遠老虎尾兩礮臺相近增新臺二於城頭山礮臺之西增礮臺一曰蘭臺礮臺又於口東老蠣嘴礮臺之東增礮臺一曰番島礮臺而各舊臺復各增礮數尊通增大小礮位數十尊海岸之防綦密其陸路礮臺則自椅子山迤而東又南折屬至老蠣嘴後礮臺環旅順後路作半月形椅子山有礮臺三座曰椅子山礮臺曰案子山礮臺曰測望臺礮臺此三臺居高臨下爲旅順口後路全防關鍵椅子山之東曰松樹山礮臺再東迤南則二龍山大坡山礮臺共礮臺九座是爲旅順口陸路礮臺旅順陸路礮臺建於光緒己丑

以後大半宋慶部毅軍築亦有甲午軍興臨時添設者其旂子山案子山測量臺三礮臺不能舉其礮位確數而松樹山二龍山大坡山共礮臺九座有二十生特口徑礮二尊十五生特口徑礮一尊十二生特以下口徑礮二十三尊快礮四尊共礮三十尊其後路南關嶺左側之大海灣曰大連灣亦於光緒戊子建礮臺六座（詳後）以固旅順後路兼防金州總兵張光前統親慶軍三營（親慶副營左營右營甲午駐西兵事起增副後營共四營）礮臺總兵黃仕林統親慶軍三營（親慶前營中營正營甲午兵事起增副前營共四營）駐東礮臺四川提督宋慶統毅軍九營一哨專防旅順陸路提督劉盛休統銘軍十二營駐守大連灣皆轄於北洋大臣然恐倉卒不及稟節度乃設北洋前敵營務處兼

船隖工程總辦以道員充之盡護諸將實卽隱帥旅順前充是選者候補道劉含芳（後補登萊青道）繼之者龔照璵照璵貪鄙庸劣不足當方面頗失人望甲午夏東方兵事起六月宋慶部分統馬玉昆率毅軍四營會天津盛字等軍從陸路援朝鮮由旅順出金州赴之（後戰於平壤見援朝篇）八月十三日我海軍全軍兵輪十二艘來旅順十五日赴大連灣十六日夜衛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赴大東溝（其守臺兵六哨留礮臺）以接應我平壤大軍（是日我平壤大軍已敗潰）十八日遇倭於鴨綠江口外大戰明日回泊旅順存者僅七艘入隖修整（詳見海軍篇）

九月初二日　上命宋慶赴九連城守鴨綠江（詳見奉東篇）越日慶以所部行李鴻章令提督姜桂題（宋慶部分統）募桂字四營提督程允和募■字三營以實旅順又令提督衛汝成募成字六營並所部馬隊兩營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募拱衛軍三營並所部馬隊兩營礮隊一營渡旅順協守而以銘軍分統趙懷益募懷字六營以彌大連灣銘軍之隙

朝廷促海軍出洋偵敵二十日始出旅順口旋威海而倭入第二羣兵已自其國廣島北渡（其司令官為陸軍大將大山巖）歷朝鮮之大同江以兵輪十四艘護之二十六日襲據我花園港

口是日我東路兵亚敗於鴨綠江二十七二十八兩日連陷九連安東等城花園港西距金州約二百八十里距鼻子窩約一百五十餘里倭人初擬從鼻子窩登岸以傍岸水淺不利渡登乃東移花園港港口居民見倭兵登岸駭奔倭人餌居民四人登船購鄉民衣服使倭人能華語者服以入內地探我軍虛實十月初旬倭兵至鼻子窩十月初一日我東路兵已棄鳳凰城走方倭人之至花園港也以浮碼頭運礮馬登岸甚艱阻凡閱十二日始畢登我海陸軍無過問者及寇鋒抵鼻子窩旅順聞警徐邦道謂金州失則旅順不可守請速分兵往逆之顧旅順後路時

駐旅順凡六統領新舊三十餘營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行倭之至鼻子窩也趙懷益部將數人請往禦懷益不許云我奉中堂指李鴻章令守礮臺不與後路戰事汝輩欲往鼻子窩拒敵須請令方可邦道至金州固請於懷益始派哨官某率步隊兩哨隨邦道進邦道乃會駐金州之練兵一營扼金州東道分建礮壘於夾道兩山頂每壘有礮四尊倚以爲固而壘右迆傍海岸有歧路可繞我軍後令懷益部兩哨塡守初七日倭以馬兵一隊潛斷我復州電線我探馬隊至劉家墩與倭前鋒遇失利明日倭至東邊山隘

見我兵勢盛少卻午後以大隊至初九日黎明越嶺來犯猛攻我壘右海岸歧路（即派懷益部兩哨駐守之處）兵單不能支壘兵愕顧倭人乘勢撲壘蟻附而上遂奪山隘我兵大潰軍士喪亡者眾邦道乞援於懷益不可得而於大連灣碼頭自督勇丁運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計（倭人未抵金州時懷益已令人至烟臺售其所存軍米）倭已薄金州攻東北兩門以行營小礮三十餘尊與我城上之礮互轟擊分道犯東北門有倭卒負炸藥箱一肩死舁置北門洞燃之城門飛裂守門兵弁駭散倭兵遂擁入轉趨東門開城納倭兵我兵由西門逃死傷枕藉殘

卒走旅順金州陷初十日黎明倭兵分三路攻大連灣我守臺諸營先一日多逃亡是日餘兵遙放數排槍懷益遠奔旅順十一日倭海軍至大連灣將攻奪而見礮臺已立黑衣倭兵無復中兵旌旗矣我海疆礮臺大連灣式最新礮亦最利創建於戊子竣工於癸巳以屏蔽南關嶺為旅順口後路扃鑰山形左右拱抱面東南作大海灣灣之右岬曰黃山迤左曰老龍頭左岬曰和尚島有礮臺五座曰黃山礮臺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礮二（長三十五倍口徑）十五生特口徑礮二（長同上此皆長藥圈中砥柱海岸礮○以上皆克鹿卜礮）曰老龍頭礮臺有

二十四生特口徑礮四德國克樓森齒圈中砥柱礮曰和尚山西礮臺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礮二長三十五倍口徑皆魚骨練中砥柱礮十五生特口徑礮二長同上皆中砥柱一長齒圈一魚骨練曰和尚山中礮臺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礮二長三十五倍口徑皆魚骨練中砥柱海岸礮十五生特口徑礮二長同上中砥柱一長齒圈一魚骨練曰和尚山東礮臺有二十一生特口徑礮二長三十五倍口徑皆魚骨練中砥柱海岸礮十五生特口徑礮二長同上皆長齒圈中砥柱海岸礮。以上皆克鹿卜礮是爲海岸礮臺陸路則徐家山礮臺有十五生特口徑礮四長三十五倍口徑仍克鹿卜魚骨練中砥柱礮專顧後路經營布置凡歷六載最稱鞏固方倭兵將至時我金

州大連灣儲備軍械自勇丁配執兵槍以外有海岸行營兩種礮凡一百二十餘尊大小礮彈二百四十六萬數千顆而自滬局運至行營快礮封尙未啟華廠自製槍並德國槍六百數十桿槍彈三千三百八十一萬數千顆及馬匹行帳諸式軍儲所蓄甚厚（惟餉銀經趙懷益先經運去）嚴城巨防特兩日間竟委之去大連灣有海軍碼頭倭人據之其大小軍資從此得登岸地轉輸前敵而遼東之禍愈烈矣倭兵駐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我旅順諸將不亟以全力守南關嶺扼旅順咽喉乃艤漁舟海曲作逃計而各以糧臺讓

銀移煙臺其徐邦道之拱衛軍糧臺亦移避劉公島士氣大阻營務處龔照璵以金州陷旅順陸道絕大懼逃渡煙臺赴天津鴻章斥之復旋旅順自照璵之逃旅順軍民滋皇惑船隖工匠羣搶庫銀分黨道掠旅順大擾二十一日倭兵向旅順踞南關嶺過雙臺溝抵土城子是日我東路兵已棄岫巖走時旅順六統領不相繫屬共推姜桂題爲主桂題庸材無能爲諸將互觀望莫利前擊敵金州之陷也徐邦道率殘卒奔回旅順至是憤甚以部衆新創寡弱不足用固請於桂題欲增兵與倭爭後路不許乃請給槍械桂題許之

令至軍庫自擇邦道率其殘卒行而慫慂衛汝成並進汝成爲所動從之二十二日邦道乃北拒倭兵遇倭人前鋒馬兵於土城子南水師營北邦道奮擊截倭人馬隊爲數段俄有倭步兵來援邦道亦麾兵包之倭大窘急未幾復有其馬隊來援邦道分兵往擊之其受圍之馬步隊乘閒逸去邦道躡之並運礮四尊於山頂要截倭兵大挫斬倭官一我兵追奔過雙臺溝是爲旅順第一轉機乃倭人礮隊繼至而邦道兵亦饑疲甚蓋諸將不相顧倭兵益增而我無接應且邦道新敗無行帳其步卒非回旅順不能得

一飽遂棄險要不守仍退歸而旅順事遂不可爲矣是日駐旅之魚雷艇八艘渡威海而照璵已先一日乘魚雷艇逃煙臺於是黃仕林趙懷益衞汝成三統領陸續潛逃內渡其部下游兵公掠玉成官銀號船塢工程局大小員司各挾庫儲重貴料件爭僱民船載逃內渡倉皇擾攘卽非倭兵之來而旅順固已不可守矣二十四日倭兵復大進邦道仍往拒之將爭倭兵所據山頂徑進入伏中倭礮隊自兩路出截邦道不得前且逼於倭人礮火部卒死者百餘人乃退倭人於是逼旅順而軍方旅順兵事之棘也諸

將不布遠勢而踞於自守當十月初旬即經營扼後山之計循老蠣嘴後礮臺之北沿山北趨順山勢折而西又稍北屬至元寶房藥庫之東水師營之南踰椅子山礮臺再西而南抵洋沱凹直走黑沙溝之北邐迆包三面若半環形依陸路礮臺嚴軍自守其無礮臺之處彌以行營礮行營礮之隙護以槍隊循山高下補以土壘當倭兵踞南關嶺後旅順諸營自留守海岸礮臺勇丁以外盡數分布後山即支行帳以宿而備多力分牽掣既多敵人轉得蹈我瑕隙二十五日黎明倭人以兵輪橫排一字陳於旅順海

面包我東西各礮臺之外而距岸甚遠蓋以眩我將士耳目牽我兵力俾得專注陸路盡力來攻是日天甫明陸路倭兵已分布於後山之防西北兩面之外大小礮約百尊分排轟擊而我西北角椅子山陸路礮臺尤倭人所注意礮來愈猛約數十尊連環轟放我椅子山以礮還擊東路之松樹山陸路礮臺開礮助之而東南面之黃金山南面之饅頭山兩海岸礮臺皆以礮遙擊相持及一點鐘是時倭步兵自西包而南及洋沱凹猛攻我分守西面步兵不能敵倭兵乘勢衝入蟻附而登我椅子山礮臺遂陷是臺

託地最高可俯瞰各礮臺掩擊後路是臺失則旅順口全局入其掌握於是我案子山測量臺兩礮臺皆不戰潰倭人乃東攻松樹山礮臺稍相持我臺上之兵亦相繼潰其大隊乃乘勢而東合力攻我二龍山大坡山之九礮臺我二龍大坡兩山諸臺亦陷於是旅順陸防盡墮倭兵遂入旅順市循船隖石隄直指黃金山礮臺守軍奔潰倭人安步登黃金山其口東摸珠礁老蠣嘴兩海岸礮臺及口西之各海岸礮臺均駭而奔方倭兵之入椅子山也我陸路分界守兵已紛逃不可遏各臺礮勇見之奔潰相屬其近

東口者潰而東從東大道循海北去其在口西者潰而西循西面海邊北去復扼於海面倭人兵輪礮火避入老鐵山石洞及夜乃出南關嶺越金州奔復州徐邦道張光前姜桂題程允和四統領皆雜亂軍中大奔我軍二十一日之勝曾斬馘歸懸旅順市倭人恫怨至是殘殺甚慘我旅順之防經營凡十有六年糜鉅金數千萬船隖礮臺軍儲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門戶洞開竟以資敵自是畿甸震驚陪都撼擾而復蓋以南遂遍罹鋒鏑已